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八

丙官職門　文類

書一

自韓文公三上宰相書循習至今舉者道古今書啓陳之語而所以自道則祈哀乞憐無所不至筆牘儇諂則尤甚乞編以諸先正達不能行者為一類自廟堂至州縣或論事或出處各有所節焉亦足為諂子之官者之戒云

上宰相書（時為浙東憲）　文公

六月八日具位謹奏書再拜獻于某官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

不察也切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爲甚浙東之饑紹興爲甚聖天子閔念元元之無辜傾囷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亦於是時熹則田野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己慚怍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懼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爲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知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否若臨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行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今此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澁省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月别上封章冀蒙哀憐得就閑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圻而山

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處明發台州皆來告旱其勢可畏雖已多方祈禱以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万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畜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万倍於前日者共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爲計誠恐雖以聖主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之長策真可以惠活飢民弭壓姦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共是以徬徨休迫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聲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極力爲救民之事明公愛国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忠之甚者也盖民之与財孰輕孰重身之与国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復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国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国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者不爲大盜積者邪明公試觀自古国家傾

釁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万一存飢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某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与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築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胷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洩洩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常有東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隳廢風俗頹敗政使風調雨順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无事況其飢餓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坐以待旦如武侯之

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碩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其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其邦家切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而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

答梁丞相書　文公

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儒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其所以妥膺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恝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体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切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治天下者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為廣引人材勤攻己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摩之小不

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身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完国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国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公明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共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劉丞相書　　文公

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寫由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切自幸其言之不效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患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則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决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

任而潛植私黨究涌設穽乎蓋一二大臣者人主之所共分別
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
坦然皆以国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
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
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
同不待勉争力辨而後決見於相与進對之間小有俯仰向却
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
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釣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疎新
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犯拟必勝之地
而挾群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摇足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
近習纖人亦或為之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亢
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与用力於根本之地
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跬步
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力而

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氣[illegible]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是恐雖舉偏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措而微伺其勢以能害己則使一瞬目而群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国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温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人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其獨深憂之今日之勢向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与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憸巧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

天下之事可以從容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今已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某切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啓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早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某死罪死罪

與王樞密　文公

某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又以恩鈞聽惟其區區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某自鉛山拜領鈞翰之賜開譬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己力疾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懼而閑放之久遽從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疣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為之念已不入時宜不忍徒變所守輒復慨然自發計此孤危則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夙夜究心詢求民

庶爲此一方除深錮之害興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群公薦寵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表寺丞面禀若蒙矜念早賜死轉使得先發機之未發而去之則某之受賜又不啻前日之所蒙矣冒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目暗字畫不謹并乞矜恕

與龍參政書　　文公

某衰庸謬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旨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垂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某之幸也抑又有以聞于下執事者某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為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慨然始復謀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之偏滯任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群而出逐隊而趨邪則盛明之日多士盈庭所少者非某等輩也

使之強顏若祿以肥妻子耶則某於飢寒昔安已久所病者又非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某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某愚於百執事之後則某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切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某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與崔菊坡尚書書

某伏自尚書帥蜀東歸曾飭一箋於江之上下遣人追送謝也不力及聚子而仙艎已過月峽矣洪考功之還緘前書同詩卷丹囊就附某舟以行雖阜綏已不及事然門人所以系德之誠非此則無以少見貞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而氣一養熟而道凝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以動其心所以安分義之閑雖万鍾不能奪其志嗣君訪洛圖任舊臣累詔趣徵亢章不出難進易退之風高矣但溫公既歸洛朝廷每有大

事知無不言雖詔書中有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公云國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爲言公慨然以君臣之誼責之乃知國家之命脉関言語之通塞係善類之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詎可黯然林水之間不以温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爲言哉况尚書爲海內之望多士之所楷模尚惟不言〻則必用况在蜀中凡所薦進之士有登于朝者有籍記於中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府者川泳雲飛次第拔擢如某某者尤謬膺亨可亦以尚書舊辟寵撫機之例置之機惶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真不虛言也蜀邊一向帖靜頻年由里閭亦不爲不熟而物價之昂竟不肯減所幸者閭表差平自此外別無所闘今因漕司人便輒附一緘申詞沉仰某年神泉自冬夜九討及前崇慶王吏君所記社倉碑一本拜呈幸賜擇月之指餘祈中輔者德進乘新陽昕有延登之拜

洪邁方拜狀欲附近行矣明日使星至又得沙場書以示而適之
則撥時宗臨撫問餐飯甚非天子諫官所以待恐怖也然則
其之爲卒積敬者當何如前書既已略之今書未敢不情也以
情事正言其知免于失矣淮壖一總遂勝江浙又幸二哨不動
收拾淨盡似可以苟且過此阨運却未知來春何如耳滅困外
患要與法家拂士同恐不可遽以是爲賀如某山林鄙朴士每
事迂闊以故落落與世无緣今此羈縻殆是自嫌不能相容之
名犬馬留之耳正言其亦憐悼之否乎能涎量者其承嘉惠時
時橫書卷對之但言德聲憂人不知冰霜之凛可畏也

回呂正字書　紫陽

進長者廷行雁獻納之選吾道爲有望矣其所請畀不遂諸公意
則甚勤但私計爲甚不便私義爲甚不安加以近來疾病衰
前月欲略入城將就車而病作兩日不能起今方粗安然尚未
敢出門況地未論其他觀此氣象豈復可堪其褒寵哉今亦无何惡

何且一面呼延其為輿疾徇往之計晦一臨行不甚勉強又當別致情懇且前後誨諭之意非不詳悉亦切自念一向如此實於大義有所不安又思今日致身事主以扶三綱者世不乏人决不至以其故遂使大倫至於廢闕故願乞其羸瘵衰殘之身以偷安自逸盡此餘年且乃一不免復有祈請全仗老兄力為主張使不至大段狼狽也

與李憲書

某知有執事久矣去冬尚書郎韓公以書眡某曰檢詳吳公今以使者節入閩公端人也子當見之方某未得此書則皇華之轡已入建境矣因謁於門下而望長者之容以異聞警教之餘論固不宜後又竊自念近世風俗不復知以道義交人而相求於執利者皆畏執事之持使節其於一道之人實能制禍福之真勢利之所在夫挾勢利之權亦無怪乎人之求於我者以勢利此某所以逡巡而不敢進焉某某於門下之心則不忘

也今者執事且以至書之召歸於朝矣然則公前日之不敢見今日則又不敢不見其見固礼也然亦不無說焉某切謂人才布滿天下常材則歸於吏部材之大者則宰相得而用之堂除是也以堂除為不足則宰相不敢專而必歸之人主今之召對者是也比年以來今日召一人來日召一人且皆召之人吏部不得關宰相不得与而其事獨出於人主今乃在上者汲汲求之在下者汲汲焉之汲汲求之則其失在人汲汲焉之則其失在我人固可以汲汲求而在我者故不可以汲汲焉也前日侍郎陳公之行其當及此矣今日執事繼之必不敢不以告也共閩人也執事來閩而不得一望顔色毋亦重它日之恨焉其於執事不可不見如此先之以書欲執事知某所以求見之意也冒瀆聽覽惶恐無地不宣

與朱太守書 時知南康軍

東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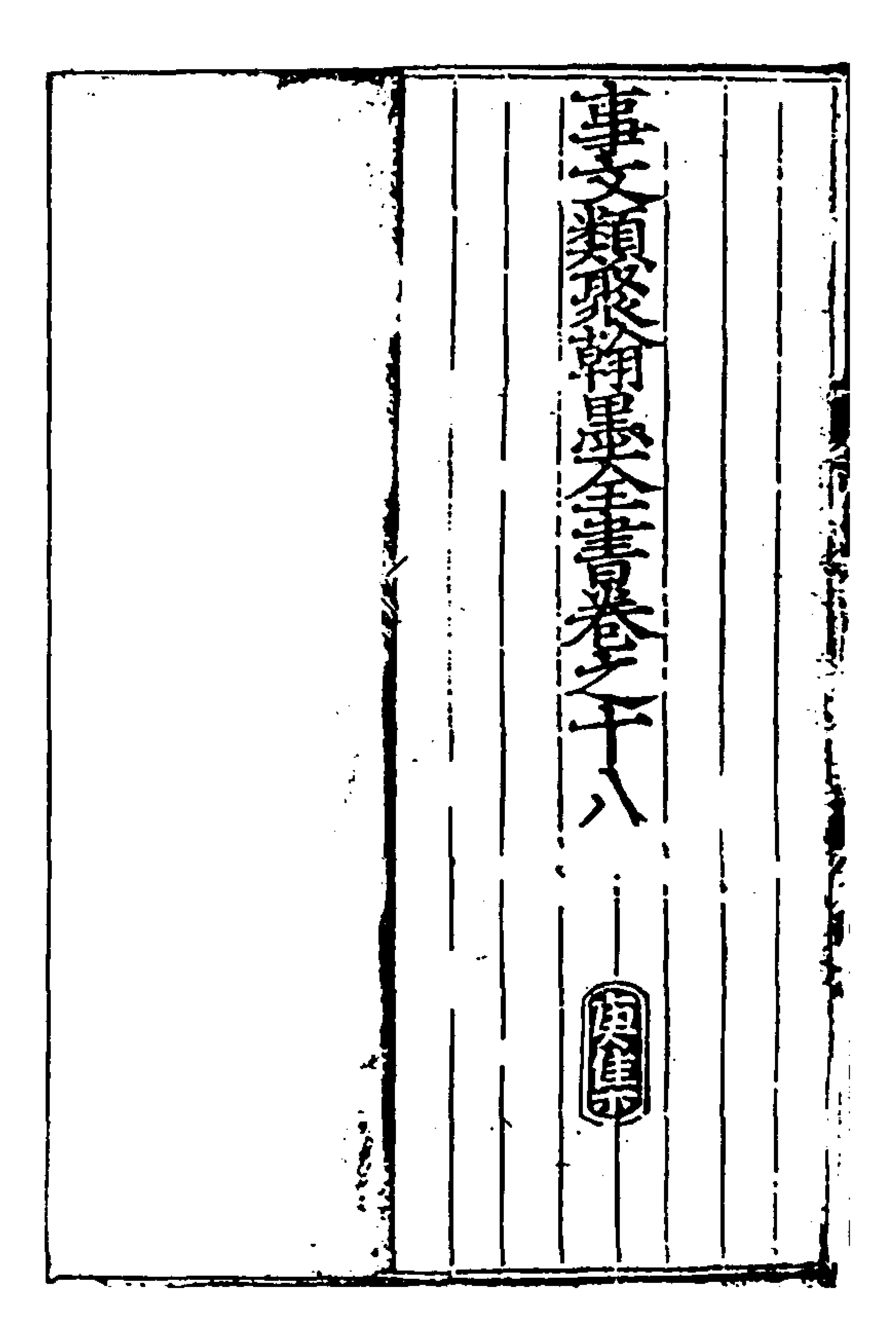
今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劄令上納且俾作書

敦勉切謂前後毋目无加此除總要蓋當畢地步是不高無辟思居尊之嫌遂方自加無製附牽制之患吾丈平昔惓〻君民志念未嘗少忘慨然一起既可以承領朝家美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小見儒者之效於緊目不輕也義類甚微元氣瀉溢消有萌功政當扶接遵養焉知孔孟與堯際苟會未有不瘀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相識很郡粗能行志者不少〻必〻〻力〻深德望之積上下自應守信亦何齟齬之慮耶若意未能已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宜受命不可至於再也苟懇辭不已紛〻者便以長往不來見勸甚者將有獻讒當世之識使上之人會賢異善之意由此少怠亦可惜也

與林守書

其鄉者嘗修書廣討遺疑請遺文兩二月係仰可知也請意可言即日伏想百禮交祉福服川增崇一病一月今雖少愈然

尚未脫然頹然病榻之間絶不聞外事而故舊問勞之書亦不
以外事相告自首歲以來如坐深井兩月前忽聞巴中諸公嘗
以不肖之跡狀之於縣而執事又不以某之無取獲以聞之監
同郡守中間傳聞此議起於趙運使陳尉嘗作書力辭於二丈而
不知執事又繼之重惟其早歲獲從諸公之游而又頗聞其說
蓋嘗慨然有當世之志今老矣所欲者不過杜門著書藉手以
見古人耳它何望焉文字既以中發不可復已內省不稱愁悚
無窮細民艱食而富者閉糴愈甚常歲貧民惟藉富家貸米蓋
一石歲以五分息償之今以米直之高人遂不貸貧者待哺之
望既失轉壑之患是要人情憫憫殊不自安也過春及夏尤為
可慮不知執事有策以處此否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八
庚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九

〈乙集〉官職門　文類

啓一

賀啓

賀韓丞相啓　唐子西

〈宰相〉顯奉制麻延登宰席播騰九有歡慶一辭竊聞考兆龜以斷大謀不如舊德指喬木而稱故國果若世臣才猷夙著於廟堂名實已隆於天下故社稷因之而倚重朝廷恃此以稽疑恭惟某官器重海涵神清玉粹天資恢宏有仁民愛物之心家學所傳皆論道經邦之術竊揚令聞蹈洪亨途須任樞躋巽已深於漢陛出臨閫寄澤未普於商霖政地久虛僉言允屬值聖朝之嗣服思賢輔以圖衡乃盈三遷遂宅百揆當平盛事固無媿於古人安社全功誠責全於今日必將盡發胸中之蘊茂成幾大猷

海內之心其懷之遐暇惧闕除目唱還瀆之祗莫逾兩兩之
附叢扑寸誠難形尺牘

賀文承相除太師　李成李

光膺策命入拜師臣三公惟人大廈有棟梁之任一相處內四方如泰華之安天秩聖君人望元老惟樂精神之會流通上下之情禮無與隆時所罕遇恭惟某官孚衆繫旁配德坤元器深厚而有容詞直方而不撓武足以戡定亂略文足以潤色聖謨可託大事則社稷之臣不親細務則帝王之佐進人如己愛物以清碩書畫經綸撫寧於華夏陰功溥惠孚感於神明故能業高四朝身兼五福出入將相幾四十年古今勳勞無一二輩屬氣人之嗣服纔歷事以圖新謂國君甚少有未決之疑左右輔弼皆後來之俊俾辭留論天造內朝傑附盡於都門難饜僉於帳箴袞衣已任難留洛求之舊邦皓首復來共識仁皇之真相體光毖枝裡路笑觀于今照河之鮑績其容鉛溪西夏之疆隅未復來

延者九年之食已傷者百姓之財將冗而卒[illegible]而貸濫求
賴藩籬之舊德克開社稷之遠圖俯陪調鼎之司儼踐位揆之
地壽考之福方邁德於汾陽禮樂之功更仰承於[illegible]惟
鄙殊久荷獎提合坐凝塗惶恨披雲之在望[illegible]但服祭以
長鳴

賀杜右相　　劉後村

渙發制麻晉登揆席朕夢朕卜聿開帝賚之祥汝翼汝為其代
天工之曠宗祧增重廟堂益尊在昔昭陵有臣祈甫內則寢斜
封之請謁外則為清議之主盟玉堂館頌歌與希文而對秉宮闈
嚴禪云杜衍之邵還孤傳千万世号為端人寵穿二百年謳可
繼者儒矣元台之拜禮察天節之同恭惟某官稟河岳之英有
莘渭之望充塞天地不屈孟氏之至剛臨履淵冰敢知曾子之
大勇嘗叨議府於公下亦貴郎律於上前自公辭高位而潔身
舉世順下風而俯首秦檜先客寧居然擅国事於関中晉有儒人

何至移朝權於姑息萬衆收太阿之柄而昕朝居若石之瞻輟玉食而深思羃發盈既而未決天開文治辟作福威福可以忠邪碩譽表著群公環列類非昔者之親臣一老獨存兮巍然於下國百辟迎安車之至九重慰尺席之思謂莫繫乎一日以機之勞莫要乎三讀五典之道嘉与鴻碩相親燕閒弼予一人遂冠班於孤棘益者三友時開卷於細旃內家賜鉏衷而開御筵大史奏客星之近帝座寵光鮮灑遇史家兩朝之榮典故具存踵申路二公之拜專以孤忠羅積困謗傷人或謂之非辜自不知其何罪學邪若介因以懶於富貴公巧誠辭欲本欲須於邦國不敢發途窮之歎嗟哉有天定之時人踈趙館之起居忽聽大廷之播告僕方養毋詎宜起還於終南公素抱才尚許凶歸於陟崖

樞密

賀吳樞密

汪彥章

光膺策命進涉樞庭謀若蓍龜投千載功名之會心如金石爲

參政

賀翟參政啓

張文饒

兩朝社稷之臣當日月之継明乘風雲而特起固宜以立天爲時生恭惟架閣學德鎮浮英才經遠以天地浩然之氣涵養乎中於古今作者之文悉臻其妙自踐揚之始每勤納献之忠立朝未及於中年舉世推爲於舊德即爲殊隣之擢上貽當宁之憂久烽既微於甘泉清蹕將遊於汾水唯公夙夜与国存亡由侍從之周行決纂承之大計方獨處雷霆之下有難言父子之間雖萬羣非帝堯之心固宜及此然進辭在神龍之頷誰敢嬰之非二三秘策之前陳使百万精兵而奚益宜彼東之喪氣知吾国之有人委曲請盟盜怨退舍九重根本得英賢於長城四海生靈微管仲吾其左衽方主上圖明之今日寔邦家啓闢之昌期欲衆賢同建於事功非雅望孰爲於師表將万世継特之足頼何一時康濟之足言

題頒詔紓榮武政樞機眞駿奮翼震海嶽福其准處尉伏以某官
神姿英偉識量清夷孝推四海之宗主德茂三朝之元老再掛
冠於神武高誰繼之風兩待詔於金鑾卒賴持顛之畀遂由公
望入踐政途論說無疑沛若巨魚之縱逐奸邪不起凜如猛獸
之在山坐制天驕允資入貢承贊元於鼎鉉佇紀績於旂常其
翛然衰踐託此巨屢念倦其於高邈安陪賓客之餘茲假守於
會稽獲奉教條之舊未貽史議殆匪人謀除目播於邇遐驩心
倍於美要許安宗社側聞惟楚之壽佚老山林終借齒牙之論
屬拘符竹阻造省闈

（右丞）賀吳右丞啓　　劉子駒

拜命中宸分聯右轄正人既進朝廷之勢益尊大道將興天下
之民斯幸伏惟某官秉心亮直孝古深常一志於險夷恥因
人而進退不可則止懷蓍龜先見之明於義也剛挺松柏後凋
之操屬大明之紹服擢羣俊以在朝間自西州入升內相謂輔

世必忠賢在上而順民推政事為先揔之其綦稱其職正体六官成績方注意於名儒万世永圖将登庸於首相

【左丞】

賀李左丞啓　　龔益之

榮被帝恩入提政柄宿儒登用輿頌交推伏惟某官德蹈中和識窮要妙可大有賢人之業不荷居君子之強立乎本朝風采聞於當世凡九之行莫不嘗遑下於斯民惟丞轄之近司實紀綱之重寄果膺簡退式副具瞻行觀帝載之熙進秉鈞衡之重恐恩可待公論攸歸某限守藩符阻趨賓館欣頌之懷倍万常情

【御史】

賀單御史啓　　石守道

光膺宸綍進掇臺綱建公論於九重憂關繩尉亞官儀於三獨益凡龍疏除日初傳御擧情交慶切以万機重大既親攬撰於法宮百辟衆多必頼推彈於憲府維時南擱實次中司得賢哲則自然致朝廷之尊去姦邪則不有擺閭書之畏方宸衷之圖舊宜宿望之欽惟某官識蘊高明氣涵淵大學兼濟於世

務嘉猷允合於帝心果自副端峻登揚史方其持於國是益嚮察於官邪甚邈勳郎闈巽通朝籍敢親持於筆牘用蒼喜於門牆風采動一時已致班行之肅精神折千里佇躋卿岳之崇

賀鄭御史啓　劉後村

澳呂黃廷晉珏猶謂古所謂法家拂士莫必爭臣不置大夫中丞遂長御史臺書於下輿論交歸夷攷其最居是職我冠叱李義府仗下皆嚴皇奏劾博陸侯廷中咸肅久矣一公之不作去之千載而若存恭惟某官有孟氏養氣之剛有曾子守約之勇不踰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寫者固有世以朝多私黨士登先範但知章蔡之息公立上坡首抗辦陳之疏曰厚俗以教慈孝公叩相以社稷然後君臣之分嚴然後父子之倫叙然後九鼎之奠然後太阿之權還慶鄭點於臭腐之餘在諸人易締結於嗚嘷之際爲執事難茲拜高歸以報忠直必有以消朋黨於此反覆之患必有以堅凝前日挽回之功盡三院之

倫理風裁次峻由中司而大用典故則然就進爲呈永扶興運
其爲叨兼專尊聽習鄉在古無慙業中享早陪於宋宰拜延英門
外獨追賀於太平

〔啓〕 賀劉察院啓 前人

漢号楓宸卜聯相府肯飢与久嗟雲展我蝸角之冠今鳴鳳一鬪
只蕉蜩螗之響儐流宗社其動縉紳切以人臣不可受恩於私
門君子必早有蓄於天下求設責置司諫猶在館中了翁降章
雷州乃為傳士蕃茲作美陵之役不肯登經聖之冊故一朝權
拜於争官而万代仰瞻其名節不圖今日復見若人恭惟其官
充直剛大之浩然兼智仁勇之三者須陪英俊進列師儒若啓
為民時告非冰山之客拂衣去国始終為鐵壁之人処之外服
而其安顔以奚官而不顧目執事為真鸿之宰而謂賢致使焉
之蹟聖斷赫然總攬大阿之柄公言騐矣悔不行掛冠之謀遂
除聚官俾究前論搜競遺時而建策獨思拔本以塞源况龍象

之其略同狐狸之足問去惡如去草勢惟與其蔓延傷賊先擒
王功有如於摧陷翕然伏第一義之奇偉經此有數百福之開
陳舊是謂陳如附青是必本原於仁義前輩云事皆歷士特留
久遠之功名不惟輝簡之凝行見限獻之生其轉孤一介開發
平生方策紹聞奇禍脫胎於詩察在端嘉際得文綺臚其奏篇
及一祖之專朝又五年而在野不圖暮春復求驅馳良由端人
得君之初恩公寅淺決戰之久天孛騷福星之與愧元補於明
時賡祖述聖德之詩或可陳於清枝

（吏部）

賀蔡吏書　　趙德莊

啓簡遣貴晉號異遷冠聯內禁繼踐右之祖風總戚四姓之至元
豐之帝典輿情允穆瑞望僉隆切以八座留而非貴莫居吏亞
戚衡之任六卿分而各帥其屬尚嚴銓總之司惟已試之效則
流品自分必久決之英則名乃正著爲甚僅允也才雖疏惟
某官學字家傳鬱文古作早膺簡妙選遍歷要塗權二坂曹貴者元

和之國計越居賢部揚不儉之能名冢在躬總伯之遺益致本朝之重尚書之為喉舌優具師儲執政之猶股肱作調國羹其得參贊指縱聽除言莫陪賓客之趨為勝信保之宜

賀林吏侍　周子充

顯惟帝制權貳天官當循名責實之朝任激濁揚清之柄士林況踐從臺增華茶惟其官盛德在人高名映世引■當尚友居仁由義之心言古驗今富博物洽聞之學獨書要之路淺深用褒之知十道良威肅擁皇華之重申臺綱轄允茲成務之賢寵勳績於不昭見袞獻於已試果進厚象之列遂專小宰之權惟九流人物之凡必區以別例六典邦家之要將奉而行自非明一代之憲章爲尺寸四銓之刀尺山濤在晉以知啓事之公行儉居唐點致長名之選其晚親崇仍遠托餘光方優殊守之安莫展慶成之慶欣聞善類得請賢於揚秋府與蒼生待致和於燮兩

禮部 賀毛礼書 陳君峯

爾在嗣皇擢居常伯榮兼瑣闥既謀猷啓沃之待親鑒直亮發更号令文章之司述有識交須不謀同辭切以出難得於全才人罕兼於數器而况攄究代變龍之職擅漢廷賈馬之能擢出熙朝併當異數遂參推其官妙宗道亮雄郎文壇早雁府參之除久典紫垣之綸究屬元卿維時得頗牧於禁中果賢長城吾君臨龍蜀於度外適茲多故正籍遠猷追鋒促還側席虛求儀成長樂諸侯群臣皆肅恭制下與元武夫悍卒亦感動命車資於審發功益著於綸恩其幸拜餘輝欣傳異渥覩星辰之覆冒華已冠於鳴班紀日月之常久大方期於相業

賀趙王侍 翟公巽

上位宸猷中勤書幄六聯近密允妙選於秩宗兩禁舊游宜眞除於亞旅專情實變瑕望美愈隆方以商周百世所可知礼固緣時而制叙禮之生不能致道必待人而行茲既趣於旒扉果遂

參於述作恭惟某官氣鍾而中裕体要而外[illegible]學[illegible]詞而求
特出廣廷之右代言西掖蓋老先生所未能將命外臺雖多儒
使而猶勞二年去國萬里還朝惟不腆之文辭已不於誥命而
先進之礼樂當稽於論思宣同叔孫綿蕞之儀屬攄滕熙公紛
澤於諸與佇循近甸擢置中階其寄托餘休欣喜成命鋪張揚
方顏益促於後念輒冀彌縫將晉陟於遊翱

（刑部）賀黃刑書　吳子西

簡在宸衷厚陟崇於喬嶽蔚代之冠方期於刑措成憲庭之寖盛
奉於制陛有詔相譏不試同異恭惟某官神標嶽峙仙韻瀟清
練達老成之積章洞明當世之先發毫星探精本留步以淮行
才足疏戟至目前而仰潮草灌視擢以風從班時公望之敢當
寵眷實之廷長奧壁於入座丹闈色於九霄唱且元豐之正
名初授六戎以至大觀之定令始顯一同茲得待余才肆襄在
其獲察節綬阻叩門墻雖頑蠢以所勤頓縮攀之无狀

賀史刑侍　范至能

國從宰屬擢貳秋官監治古以象刑式同邦禁列從臣而寵頌允揆朝猷休告所同和氣自全切以得賢可及堯舜建官尤重於諸曹致治匪然我成康措刑宜首於庶務肆時間世之碩儀孰贊熙朝之極功恭惟某官蘊粹自天研幾于聖濟世之道源深而流長華國之文芒焱而色正守儉更之一節更染滯之兩途上疑棠於張純時家加於長清滸商宮之分六戒既藉彌縫尤肯之近万機更資考覈集牘㳂邊承戟迹聯嘗特取儒雅而勝法家術亦精意既而登政路其久聯英表遠庇餘伏第功欣於得寶明越實於成道進卓閣之淑問已懋埜藏用方拔之汙獻佇躋樞要、

【六部】賀王侍書　張子韶

竊審某職宰屬南宮兵部佰選優肅雖成之宅鈞司戎戢股腹太乙之三略於樹策以平路冠從途而絕題有識交策不試同辭

切以祈父主之爪牙周書尊於九伐尚書列六卿古之大宗司於三公自開府以本兵第列閣臣而分職然後發修官尚備虛位於夏卿至祈倚傳來師屢如斷除於邦樂險寔方職之務寄為千載之逢求雄才偉略全能識量拔妙早以淵源之蘊發為經濟之圖權貳寔倚繼簪帥之令行越長謀自懷告后之嘉猷言益重於廊廟職專於武部良星辰之發始應入座之班紀日月之常即趨二班之隨其晚游京數要叩門獨榮寓武臺之頌矣倍常情之喜

賀周兵侍

翟公巽

趨覲清光寵聯華邇總价人之重以歷殿於輔翼迺祈父之尊果復遷於禁路郵傳四出頌嘆一新切以文昌建六官之聯職部典五兵之籍然王擬右列自隸於銓曹而兜執中樞盡專於樞府事攷古而既異職任今而獨清是宜帝簡之隆九屬從途之舊某性氣激而中裕學粹而外沖練達本朝之典章洞明當

世之大務許見擾數既屢抗於危言納忠盧尊賢者責於經述
遂懷勇退殊辭師臣仙殿遂塗班首還於四陟神職遊從殿存
布於教令函關之節之頌歸奉使朗之對果直除於王承益懋
論思許進詡於須幾用宏經濟其猥膺會計功聽綸旨陪晉級
客之移局勝簡擇遷之喜

戶部

賀韓戶書

陸務觀

祇奉峻除榮升劇部長儀加舊尚聯常伯之班帝命維新全德
大農之政有識交慶不謀同辭恭惟某人才高絕人器大經世
際熙辰之千載竊豐碁者十年夜文星之獨長寔之有慚歲寒
太峯灌松之不凋壽謝獻自簡於帝衷故任擢式付於民望
陸文昌之入座師學屬於中臺廣泰階之六符同寅於上衮
其得所剖析成用及爪但切欣於得輿莫趨慶於成廈仰止門
牆之際形于筆楮之間須嘆惟虛拙訥難盡

賀錢戶侍

陳彥嘉

五廷拗命氏部選賢所五服以至五千輿圖咸肖式六官而屬六十從豪有燁几既暨速郵俞然交參恭惟其官高明進思忠孝家傳鄧氏世侯東京莫古為比裴公居位四海不謂以親久矣內任從玆明陟榮辭蕃宣之政進專經費之權贍財本末源流固資餘地朝夕論思獻納方倚多聞少假埜途則楙公路甫偶同近郡夙聽新除東埜亭賓俎歷階墀之次尺書賀喜徒塵几案之間

工部

賀廖工書

何子固

益隹凝旒晉班皃履百工皆畢所作必時創述之才入座斯賢孰居宜被寵遷之渥師虞允穆朝序益清恭惟其官有經世之李守之中際有華国之文將之資厚告獻東被納王命以回天執農南臺爾帝心而易地肆佩能淵之錫寢膺鳳詔之除將見技巧維新自凡成而鮮及規模更遠至周召而乃留甫階以陞可拱以俟共負丞出右邑早趨倚向於龍門甬通守海郡比拜嵩於鳥

府遜傳新命倍激孤衷須寅弘勤編摩罔既

賀錢工侍　　張欽夫

誕揚宸命擢貳冬官天生五才盍謹民彝之用国有六職尤艱藝事之精朝者得人士心交勸恭惟某官氣涵剛大行蹈中庸傳師友之法言溯源有自明国家之大体表裏先遺方賢業之時升固貴名之日起參啓諸彦久從藏室之游亲正宏綱式助文昌之政果由油簡進陞高華駿從班於貳師之聯付邦土以起曹之重將展近臣尺規之益且觀知者創物之能文武可歸方急備修之效元戎罕及坐期精巧之功其遠許餘光欣聞異數屬自聚於符付莫覩贅於夏成白已經時既啓貴凝之洽德咸有行擴自任之心

賀洪翰林啓　　熊子復

簡自上心擢居内相以詞人之伯而代絲告之言以儒者之宗而奉燕閒之問竊以典冊所載燦与典謨並傳何幸斯文有光

今日翰苑題名自建隆以下[illegible]於[illegible]諭訓[illegible]利逃七十[illegible]紹興以來殘身繇於數紫剝兼三[illegible]一時[illegible]前後[illegible]閣[illegible]古今而僅存恭惟某官氣敵而中[illegible]外[illegible]所回狂瀾早傳孔李流万古空凡馬獨負奇才[illegible]於殊科即存敭於華閣記言冊陛得孔氏之謹嚴書命紫垣同漢家之渾厚越覲深韻以祓頓陞宥府之籌蔚有令名滿[illegible]公議果覲除於玉堂亟進陞於六卿益高雲霧之閑既号私人於內禁踐星辰之履仍經常伯於中臺克承新渥之隆益紹先猷之茂恭俟行原隱逖仰門牆但切欣於導闡阻趨賀於成陰實學帘之副黃麻已頌於綸綍兼周之均亦爲更躋於廊廟

賀路祭酒啓

鼎雅儒紳進掌成均當大典之重全宜寵光之秘盛允協士林之望蔚爲儒者之榮恭惟某官命世臣賢時民紀先覺學術窮天人之奧文詞摛奎壁之華早爲神聖之知寧易師儒之任對朝

廷之所務以文校而爲先令具法嚴徵行俗丧丁寧重複炳成
書於日星詰屈聱牙追德意於盤誥惟時偉望主盟斯文多士
取正於表儀列方纘識其風采正義泮水咸歌樂育之恩節辟
柴雍亦蓋無涯之域共鶚薦牢落蟫蠹鳳尉騰下木滋於中人
經性未怡於修齊德蕙三川之隱放當欐旦石之招徠匹國賈
玉帛之光家世簪纓之青旁向牆之爲病兹拾芥以何功

賀嚴同業　　趙德莊

時洛中表典領成均教冑爲先盡京師諸夏之根本誨人不倦
推儒官四海之淵源清議攸歸輿情胥恊恭惟某官宣資運邃
體道精深迪知德之純言斯可法貫穿六經之奧傳所未聞
比紬册府之書旋訂容臺之礼討論故典筆觀四部之新顯設
廖儀不待百年之久乃眷賢關之重載諧僉望之求時乃君子
之大來大俾斯文之未喪招賢之堂橋門之盛匯周官師氏
之尊崇化厉賢將致太平之兆同心向道周非俗吏之能守家

正座之臨制有得輿之褒其論交獨洸取此方深仰喜暘公台
諸生之忠孝居衛蜀守除宇之吏縣莫陪治賀之塵徒結神
鬼之念

【節司】賀范師啓　　李成季

光膺嘉命晏鎮雄藩要審利源適兼郡於東部統制方面遠握
節於西州在君子之時升宜天下之同慶况吾儒郡良切懽悰
頤惟安化之河関突執畢夷之訟訴尚知其策則矢石不試一
失其御則彊場寧驚必資忠智之臣以副朝廷之眷伏惟某官
家聲著代世德在民阜有高明之才夙懷康濟之志輟從華從
暫守帥垣人蒙輿枕之安国賴長城之固遐子孟之坐可想遺
風立棠棣之碑何斷往蜀遊還闕寄入贊家司其限守州符阻
懸韵拜云云

【憲司】賀任憲使啓　　張安国

近仙閣錦帳之寵昔擅輝於列宿驄使者繡衣之斧今託跡於

二天將孫奉於教條敢弛於書壇恭惟某官峯濤精於德業
純全素節即膺規表儀於鄉黨闡獻洪猷潤色於朝廷容謀于絕
礼之訛憲府極繩愆之效六行荷宸之拜俄交游郎之行千里
上游斷者平反之害九關常所即期趣召之歸某一去當閣屢
經歲簫郎聞下澤從瞻睇於光霽假守偏州乃衰於陰械所曾
少覓於程督某將自力於所學

府 賀將守啟 王介甫

拜命徽章出麾此省伏惟慶慰切以上大夫為內諫漢擢忠良
府李士統要藩唐私優顯治宋兼任非賢不居恭惟某官天与
將混品儲姿稟氣抱經濟游天子之彤庭首見推明為士林之
高選斷自躬以自處伏大節而不洞名動一朝官歷兩省望之
樹外理固非宜陽城拜官負者甚衆上方倚任復有召書某辰
處宋違拤心切望頭言況兄將幸坯陶依戴所深翰墨難致

賀李守啟 鄭伯仁

仰膺風檢下綸綍於九重來鎮虎城作藩維於千里此古所監
公議攸歸間世才猷際天聯織摧逆倫之表滿纜亂斬削之踐更
時掀斂以厚生投刀者若譁轍行於詔獄憫慨然使節爰持
守符存剖豈第素收名望公忠自結臣知尋賁澄清嚮作崑魚
之主風雲際遇佇參鵷鷺之行其自頌鄭生尚欲鴻庇窮途安
往顏更是歸雖无三語之能賴有二天之托依芙蓉而近綠水
䟽進何甚披雲霧而覩青天此生何幸望塵伊邇引領於深

啓 賀王倅啓　　李子西

認下目邊逖聽疏息之遲邦臨湖右咸瞻半刺之榮光耀縉紳
漢導道路恭惟判官行應人傑才稱世師膚廣照時注玉壺之
流激昂文章困重金疏之琳琅衛淹展驥之馳終副佩刀之贈
无施不可所至有声恐未及於下車已別開於出綍其頭嘶驤
低襟鏡銅章比從郵報之傳亟動心旌之喜晉卿援日將遂借
於冥光少室景星行可期於快覩江鄉歲晏門館矢遙倍祈迓

賠之宜益厚穆清之眷茲焉抃頌无以喻云

賀楊推官啓

宸廷錫命藩府詹僚凡与見聞率增欣抃恭惟推官宗室凝遠器度端方得峨峨之秀爲最多養江河之源而有本自其居於常布李必務於經綸果以讜言親蒙眷擢今揆同儕用文詞而取甲科終必如范景仁發風節以名天下自其胡建之選亭從容幕府之池綠水紅蓮聊借途於鄉社青天白日行振翼於雲衢共沆瀣還藉幸承傾盖衰遲何敢猥况推同道之先織翰遠貽更俯執下官之礼得見情文之厚豈非声氣之求

[illegible]回陳教授啓　　王志大

順流而下東海曾腹擎洋扯勿而對西山將鬭敵爽適茲馳想遠源貽書伏惟其官整壁雄文肝標逸韵不事一室齋爲有用之才將出六奇以佐太平之運暫采芹於絳帳即分燭於青藜其碌碌尸官拳拳豪慕海蒙作噩之歲曾識面於荊州而单

閼执徐之年復同徐於士會求言欣幸莫罄載陳

賀游教授啓　　張欽夫

疏息北闕分教南邦出御史之名門先声已著群諸生於泮水講席乃嚴菾惟某人文采蜚英賞弟從政著負於平素既已致遠為心見於施為常有躬行之实念此都會夙多俊良正資教養之功庸抵作成之盛識其大者宣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亦仁義而已矣某一遠風宇三易歲華忻聞徒御之賠首拜箋詞之辱自愧短翰莫報厘渠即聽令名少慰孤陋

[illegible] 賀張宰啓　　張宰

嚴撰剛辰已諧視事輒惟柔翰因展賀儀惟宜弟之素聞想吏民之增喜恭惟某官天資渾厚人品高明郡縣多所踐更名实加于上下承宣雷地剸裁姑試於牛刀騰踏雲霄簡注行膺於鳳詔某切叨郡屬忝与宗盟既披晤行軒既獲慮於傾向欣承父印得暫假於依歸瞻頌惟深敷宣罔既

回孟宰啓　馮元通

行臺被命望邑承流豈弟有聞吏民胥慶某惟其官李侯製錦道裕鳴絃政未及於下車民已深於引領屬茲貳郡喜得賢僚未遑尺素之修先辱長緘之貺內惟靦愧仰認謙勞

【熙丞】回戴丞啓　熊子俊

一行作吏緣飾以儒雅之條再轉爲丞殿最必清貞之蓄伏惟先貽於天績庸少敘於寸懷恭惟某官仙韻遼清神標凝峙氣浩然而養之以直望儼然而即之也溫雖六月之鵬早上於摶搖而百里之鸞常棲於枳棘高才存屈姑臨鷽鶩之行大器當升廷簉鵷鴻之侶世而俟耳誰曰不然某猥以衰齡濫當郡學書雖上許呈身集鳳之堂代者向遲尚絆迹飛鳧之舍敢嘆瓜期之度但欣樾蔭之依丁不負丞二負丁君誠自謂我匪求蒙蒙求我復願相資聲雖成文言莫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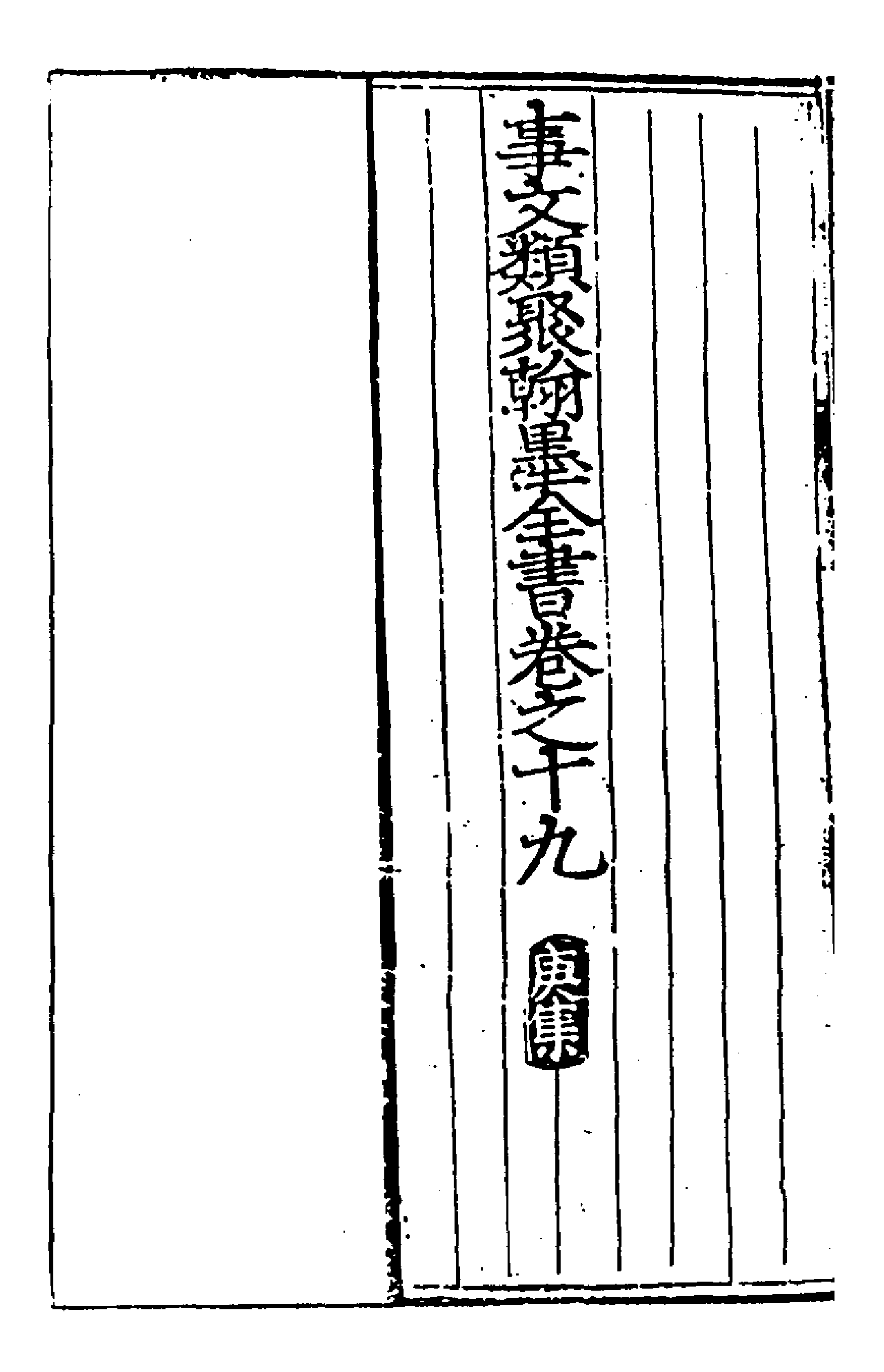
【王湧】賀張主簿啓　元子俊

一行作吏備員方愧於哦松貳政得賢庇戢獲聯於桃李車塵
在望私分自榮台命寵光感悰增懼恭惟某官學博以約德粹
以溫翠竹碧梧外想威容之閑雅青天白日中識氣質之清明
合總經濟之才姑領勾稽之職暫閑籌畫之冗究從會計之勞
蓋將托宿蘧廬行且騰芳楓陛謂百里豈大賢之路吾嘗聞之
彼十行皆細字之文子其然矣宜勿慮末路滋以負丞初考已
書寸功无補徒有恧中之愧曾无善從之圖同舟而无異心焉
我可濟魯續而借餘燭更頼分光

[illegible]

賀沈縣尉啓　趙德莊

擬自銓曹掾于岩邑協佐鳴絃之化式資綵棒之威先声既傳
公議允屬恭惟某官根經眼孚貫道締章中蘊氣以浩然外騰
声而藉甚盡即登於儒館猶須試於尉曹吏隱異門尚晦子真
之德盜弃晉国已収士會之功其猥服令曹嘗欽英槩欣尚依
於華蔭愧預柱於銓函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九
庚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二十　丙集

[illegible]官職門　文類

啓

謝除中書啓　後村

寒垣章數嘗論著鄉之文遂無復演綸忽有夔龍之選懷材甚矣量已缺然其進一字之褒遂於一佛之出本朝有大詔令事就當世之觀瞻天子用老舍人一洗散文之陋所謂當仁而不讓夫何有大而能謙義非其倫或得以議伏念某學從少日辱在下風遠地苦寒方彼燠暖婺城之析江風甚惡腳鞭登武夷之舟雖云鵬鷃之偶同伐蛇龍猶之相遂我生巧木鈍已為農圃之歸卿對紫薇花自有仙凡之隔況宸室久疎於書札乃公車忽上其姓名臺憲就梓匠之規欲使代玉人之琢行人子羽東里子產潤色之獨[illegible]翰林主人子墨客卿以才名之相將乃

君擧蹐隨造之騷壇亦宿儒學集以之娛維緻齊之風更抱空
空之愧茲蓋伏遇公官文根理義學泝本源講國事明捐著論
愛人材過於珠璧謂客亭而進道君子之道尊儻伐木不歌恐
朋友之誼缺因同袍之一念借華袞以定言而公稱則謬旂新
意絕少立馬揮刺難希作者之餘風附驥題名徒有生之狂忌

除中書舍人謝丞相　　平齋

歲星之犯執法猥干憲府之誅帝座之掛紫微驟玷詞垣之選
觀君相以深意究乾坤之厚恩切以爲治莫重乎紀綱之張用
人尤患乎意嚮之轉移網君子之氣象變之都兩來小人
之志斯逞歷考往鑒忠憲愛公鑒種二其終對心呼一乎繩
直歐陽余靖列在四諫每懷聖德之詩至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欲
著辨姦之論過敗縱而更始偶簪筆以從先議論不足以經國
圓之馬風力不足以快鷹鸇之家第情觀於幾括慮或眺於規
模是不遇一不負之恥之圖博悠應空二會人之所以就効鼎推去

根荄所以養、象犀文所以護若草蠋傳一斃既執而驚或
挺面前行塗之、未覓或匿袖中彈文之大皁勇者國討矣假身
諫奉而敗而傳辟邪之符何雖點鬼仗佛力以運金剛之杵自
可降魔雖閑[illegible]偶於文章而臺院偶成於退省彼奸邪誅析此
志還伸立玉花之傳用輿看於旬浹廛六飛之彈遽號骨以須
史熟縛而井葉忘其厚茲蓋伏遇公官吾道至程斯文律求遂
直諫如玄齡之佐唐主剛毅如魏相之因漢譜保合是類以去
敗群之羊而修明大公何愛猝之狗盡獲叢獲之祿氣培桃李
之深根俾京尹授館以使留訪問臣隱閱以見惠宣照鍛安集
危蹤續斷紅芍藥之吟莫知舒墨上峰碧瑕玗之人煢然孔生成
術戴輪困蒔擊固既

崔師薦舉　　平齋

子庚幾日甫不依紅我有一天居然彼自准近立於世大猶遺
之表故以望於人亦此數之中材敵辯高歸良學文稱功以人才

由江左而降最著者莫如□及韓魏公得王金陵向不及宣旨手訂草許杜書記而未嘗推廣遂令遺蹟尚見前聞公讀書不多涉道更淺方其始號自謂五石觀可容以為標指此中艱乃知六州鐵鑄不成錯以世行岸移而鴻世變以霜降水落而知物情虛濟浸乎剝蝕衝復量貴非吾類未敢云然負敗王政成陰或有此悠悠紛紛成敗之異論而咄咄炎涼之易情不圖一皆之咨嗟有終身之托按從食客刑在屬僚歲異東閣之梅結根已蘖春色平山之柳成蔭矣新廨千丁坐而得之前相如美至而進諸右使无地主雖破天荒茲盡伏遇公官登三遷服高因海論材以相馬之法觀過於尊牢之縈得一士於河南了所請戢之命空辟良於冀北惟有以人之誤共驚擊梭之殊誰識幾希之良是五更進履已是會心半夜傳衣不容放手故於落落難合之會而有沾沾自喜之榮上下四方盡是依劉之地始然一燄敢忘在莒之時斷戴天深沐總學卯略

閩憲謝丞相　　脩持

白髮奉親安於綿蕞皇華遣使榮甚後行尚沐大臣之育材難忘小人之有母強顏承乏之稽首歸辰伏念公稱為長求出於泰薦由任子錫數第若隆因寵務勵之時不旬月擢置用元祐侍陳跋之事僕無他謀巧以澆化公有大力量以成方全國勇於去國風節觀其謝章詞旨援秦叔度請以暴陽老禮之所言者疑曾子開元之族新州之貶孤明主猶常之遇累爵臣平昔之知一自退藏數為殷勤臨問去國至須上帝之下招書錫得則難強大人而俱往家遂隆名於中秋自陳見事於外臺歷闡宣而加豢鄉并究其劇見叱馭為忠臣回車為孝子慨兩全之實難拔事者與史飲酒者故人要並行而不悖服勞伊始授命是憂茲蓋伏遇公官示暢之歸內新緇衣之好不驚遠公除吏莫榮于駿京東之行文正憐才不靡大年陽灌之意良伴劝翼報德寡濟瀕蒙而不得因無綴輕反幽征論指蜀道其都相如之

謗口自消道矣惟老之愆

除參政謝兩府啓　　歐陽公

寵兼褒而並全息与愧以俱深抑蒙辭從撫循君措伏念公稟生孤燸賦資迂愚力微非敷處之材寡陋无適時之用徒緣土類早借称揚遂會聖時過加奬擢既叨塵於侍從遂竊与於謀謨待罪樞庭顧无功而可録備員政府用累日以叙遷豈雅致寇之優紛遺曠官之誚比盖伏遇公官以存体国道積資將請庶政之交修以辟材而博取誤加品目俾沾光霑雖實拙之无知豈忘感劝苟殘篤之可策尚冀涓塵勠効之誠聊敷謝悃

除樞副謝執政啓　　前人

叨膺聖選俾忝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称伏念某才非穎異才不逮中仰愚異蹇拙既士抱孤忠而自許獨立之易危切比古人每嘗竊慕有志當壯旋自愧於衰遲雖策勵之愈勤信疲羸之已段以尸厚禄滋无補於高明豈乞州冀謝

於退縮致期望既以及匪材比蓋伏遇某官學識貫大猷雅宣風化為時柱石持物權衡無不悉歸於甄才過及庸愚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以答陶鎔之賜

除戶書謝兩府啓

祇奉恩綸晉參司計力微責重慶與愧并蓋厚民莫急於理財而為國可難於節用天下太平為已久海內生齒益以繁大抵久則浮費多生齒繁則資產薄貴為纖悉至微之際尤難出入謹視之防故邦之費設而戶部為圜司八座之重而比官為要職宜有通晉該洽之妙選以副任用責望之至公如某者雖少壯精力之時尤不敢任此豈氣血衰遲之後固未易當之細思其由所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大賢庇物厚德包荒除為之去之容曲借齒牙之論故效庸揖存在汲伶雖絀分量材粗識古人之志而時難就易恐非臣子之風願於遜避之間莫知進退之所以戚並匪悅恒命而前勉中闕之嚴聽徒有增之恧無卑

還於柄用永為邦國之光

除內翰謝諸公啓　　東坡

切奉寵負擢居禁近任論思義憂與愧并乃自頃於登遷宦退安於冗散豈期晚節復與英游此蓋伏遇公等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誠樂與甚推人物之評雅量兼容曲借齒牙之末致茲朴拙亦識高華方修簡以未遑遽蒙竑賁之見及其為感佩難盡敷陳

除郡謝宰相啓　　劉共父

左戢居中莫望將於祝堂請外乃使為邦循牆承聞命之恭擇撫有愉渥之喜伏念公性資甚于孝術非長淺階多士以進身久遂四方而糊口青衫為吏耳分簿領之勞朱邸横經謬塞師儒之選舊於雍愽之亦聞辭祠館之歸寢忘叔水之艱勤敢意涯分之招聘會大明之繼照開数路以求賢一二大臣猥借齒牙之論尺寸餘光許瞻日月之光方當待罪於周行俄俾貢丞

於僞籍及瓜期而其替閱歲而動心父子相須長以省求決宗不能發遠之誼輒効前人歌无忘長育之功終愿以治以東城之能竟其爭桑之行況此黃冠寔為名邦官是鈞力之末試豈容符竹之濫分取熊掌而舍魚敢澴月擇姿汲日而捕鯉所願不遺仰繫大造之難量俯念微躯之莫報茲蓋伏遇公官應期佑聖同德宜天裁成輔相不顯其功用舍行藏一歸于正裴晉公任安危之寄難從綠野而自娛謝太傅繫因眷之時果為蒼生而特起宸極不移於兜柄袞扆益峻於岩廊肆覃忠厚之風首振滯淹之迹省循僥倖終始遺逢公敢不悴為期責成異日進之以礼退之以義毎導遵萊之居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未恨長安之遠

謝宰執惠茶啓

三月報政曾未有聞五最論功初无所取驟褒章之溢美頒小已以增榮伏念公智不足以通大方才不足以周事業一官補

外臨陪贅務者三十年積歲平遷叨紆印綬愿一千石豈有飛揚之意可當特達之知此蓋伏遇公官兼總核宏挺才瓌瑋濁逆清渭自置于胸中故片善寸長悉收於門下聰明所照妍醜畢分致茲頑疎亦蒙采飾公敢不駈馳駑力黽勉逢心体国安民一遵於寬詔勤功文律謹奉於新書上酬委寄之私以答獎拔之遇

謝礼侍薦舉啓

春伯主盟方廣搜於髦茂月卿傳諭將并録於疎庸惟戴惠之云初豈控忱之敢後切以賢人引類必有為鄉木之容戚子貞陳乃蒙得李金之諾事誠希曠衆為歎咨伏念公少孤多奇晚仕寡与揖微官而獨冷温故業以自娛九仞之簣猶虧弓復居鴻格百丈之尖如合無脫蹊坑此蓋伏遇公官崇造學哉不片此務中靈典禮制深刺於六經內禁代言文遂同於三代簡注即登於弼亮薦揚歷問於公徽公自珍好音弥激孺志方間癈虛

之既方与衆以均權一言華袞之褒顧及介而嘗寵

謝上司薦舉啓

伏仰臣情方切州治中之祿濶斷薦口誤雋部刺史之知深愧素懷難逃清議雖至公无私於謝然此心敢負其恩切以朝廷以外任而匪輕監司於此官而尤重既送之以礼樂光華之遣復委之以郡國真察之權權斷統方廣其聰明故絲綸載頒於旨訓謂潁川之治莫長於黃霸而海沂之康故賴於王祥欲其擇今日守宰之賢有以備將來牧伯之選以類牽類蓋国家有意於甄陶惟賢知賢在左右宜公其甚藻鑑將獻與論當求实能伏念某論思非長器局甚下聞鄉薦試監切臣名殿陛决科慚償壯志薄宦初從於捶楚孤踪久困於塵埃賴優雖成豈不堪上官之拜清白自許安肯從俗吏之非詎面華袞之褒何當犧樽之飾靜言盡守若有循緣茲蓋伏遇某官模楷斯人推挽後進援茅連茹而彙征以吉困靈羅罝而罔兮擇以流臭味則同固不嫌

於草木枝葉可采諒无并於菲封家使尋庸載以揚厲其敢不益修身檢敬服官箴桃李无言終有成蹊之實桑榆雖迫亦知晚景之收尚未顛躋敢忘報称

謝監司薦举啓

初憂累罰將欲去歸豈意交章更形厚薦受知既久負愧滋深伏念某賦分奇窮禀生昧陋幸承閥閱不綴冠纓惟趨時不逹於变通故應物多成於抵牾勉循三尺濫分符竹之權僅守一官可謂斗筲之器誰爲汲引敢冀騰驤此者伏遇某官學識絶倫声猷跨世長趨閣步既争万里之先大論高文自出一時之右肯憐孤寒曲爲播揚公敢不誓立清名堅持素守雖鉛刀近利無補于本朝而尺寸微劢自期於他日兾我始未不辱高明

徽州到任謝執政　龍溪

誤膺明詔擢領偏城此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縣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發恩深叨榮愧甚公一從去国千見周星殺

泝巽川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簡詎知仰[illegible]以著書敢圖三

錫之餘乃假一麾之使夐塗浹日入境旌春城郭[illegible]來疑千載

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惟於嶋[illegible]蔡此淮

潘木雖奇之為器自大鈞決比以无垠兹蓋伏遇某官間世真

儒中興名相光蕭惟慫收四方人物之英巡麥當堂復乃單輿

圖之舊附怜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於江河俾再臨於民社尋

童子釣游之処雖就榛蕪望先人丘墓之墟已寬霜露幸上恩

之狎尉宜民瘼之深求其敢不專務撫循仰分憂顧寄惟問俗

姑榮衣錦之歸上印還家終冀輿金之樂

謝李礼書叁自代　　鶴林

侯周太史甫随閱君之迎典舜扶宗忽被伯夷之遜獲一言於

褒衮增百價於弊裘自視藐然莫之避也切以本代熙朝之彝

典薦賢往哲之盛心文章當避子瞻歐陽所以作津梁於後學

公直不如程顥司馬所以為柱石於先朝自諸老之收聲覬高

風之誰嗣啓文秀於花落錦囊之後鼓希音於鳳樂向闕之時
豈伊陳人集是一美伏念某才不敏所投甚迂貧无鄴侯揷
架之藏空有董子下帷之質六年造關粗辨隸草之愚四戶聯
曹安得筆花之潤脫略演綸之陳力何心筮鼎以占祥由右眼
青特加齒錄許血指代良工之斲悍顛暈胃效西子之妍叢齲
瞉之增華朝列縉紳之改色以天下之大老歸也曾不伐而不
矜於鄉人之善者好之乃相推而相引第慶晚沸雖駿耆英茲
盡伏遇某官奇々三代之琬詞謌々四朝之讜論以佐子述皆
石室金匱之書第後兕前東紫極冊昇之碧雖此位處三達尊
之貴然天庭无一點色之驕美暢坤裳亹々乎不可尚量莊恭
茹休々然如有容至於宸告之猷亦及于盡之賦共敢不服膺
乃訓天踐斯言游夏之贊其詞固莫助春秋之筆旁挂之孫以
直尚當獻日月之忠

候長沙之星嘶叨分閩粤之諳曁之江喜在鳴珂卭尸脂轄以首塗
函璧歲而狩敬共准杜之復輪囷風孚絢爛之文紅錦綉袍脊泣
被鑿披之上紫荷之素在屬車豹皋之中翔鳳飛霞撒弄明月
方啟作郊祀之頌可以粉飾礼樂抑且規帝王之制而裁成典墳
忽觀鶯狗之詠雲之雲於付黃粱於昨日詩書之敗鴆古天今變於
姬隅之謠之落烏蛮人競傳於欸乃騎射故赤路鶴俄還功惟
平七之作討論之功實得前日覓閒寂寞之力覓崙碣石紺袰
或貢山川鄉遂井田增釋周官之制度已驟騰於紙價頗傳
習於經生向使黃霖紫閣而並顯其身安得玉珮瓊琚以大為
不朽始天心之有屬豈世俗所能知舒卷隨時寄人於帝中之團
窮論思有詔即還座上之青氈其偎以庸才存俸重寄繼常侍
湖南之詠自慚非才聽任公戶下之規頗安承教

出里還役方吟洗甲之詩討簿見疑乃有償金之責此生此日
惟公惟天切以黃石談兵無賞豈能得士孔門論國散財斯可
聚人任危事者冀異乎將圖大功者忘小費陳平用間盡捐四万
之黃金李子合從豈止一雙之白璧上不問其出入之數下緹
伸其鼓舞之權故能離敵国骨鯁之臣終於滅楚連異姓兄弟
之国足以弱秦洪惟仁厚之朝善用英雄之士羣臣分鎮州郡
之粟可移百里皆安府庫之藏不惜昔我寧考莊公先王當輪
臺海用安之餘以備閩廣復讎之志猶期征伐誓還萬里之封
疆傳檄招徠盡致兩河之豪傑雖伏義而有感豈吝財而可為
想成盛時不計分合之數故忠臣得為社稷之計孔明不死雖復
興以何難名虎再生此與周之有望誰謂武皇虎甚之日頗有
秦李督責之風車轔馬蕭誰根捐金之晚弓弭矢箙即至上簿
之敗始因一二事之可疑併與千萬人而不信爲以權子宗兄、
痛心以君使臣亦必有禮伏念其家承忠義賦性任恩參中原

文獻之傳頗知守節得安定躰用之學不須空談詩書兩科捷
遲哉載流涕讀興元之詔血誠抱雍丘之守誓期將以勸忠宣
慕因而假寵兆有祖逖千人之廩又無張巡百里之權用官券
能哉何得義士以萬計戍兵絕餉間逢子敬之指囷大姓假錢
多藉軍師之作保方任勇入清江之境以孤軍守臨汝之城堡
將武夫固有坐而觀者監司太守幾欲委而去之乃以三州壹
之一士賴元勲再整乾坤之力使內地不見師旅之勞豈期全
軀保妻子之臣皆讎人者不念援抱先士卒之伍將蠹子乎誘
言來自貪夫具錦衣於爾列胡銓義旅以蒙騷動之疑宗澤猜
負覓以飢竄而撤猶幸坤大臣之容物有如泰君子之包荒未
投光範之書已拜明綸之渥眞為知己豈但感恩且奈右司無
宰相之心有負裕陵之訓本朝㮊胥吏之天下果如同父之
言忽傳將察之甚嚴不曰會計之已當千金而慕徙木將取信
於市人一卿而弃千斌豈可聞於隣国況子文之家已毀頗氏

之瓢簞空慈毋忍貧乏顏回陋之巷室人徧責何止北門之憂可憐平地之無銅安得上天之雨玉強為師說誰資弟子以方鐘亦有詰身不直將軍之一辭與言及此撫己知危士尔忘身公尔忘私願盡為臣之義寒不得衣飢不得食亦為資相之羞玆蓋伏遇公官忠孝通乎神明度量包乎宇宙平生李問推韓范可以齊竝不世功名雖伊周未能逾過不以春秋而繼臣下每用皇極以受人才使祿軒之帑發空無辭于罰若所當之錢公使當辨其兒萬形有弊而推理雖歷一心合天則何事不濟奴小人之有毋尤君子之用情誰能憐措大之窮賤之士尔不敢受北軍之賞還以五千特在出尔反尔之間即為生我育我之造元命貞在悔不如莊子之明璞玉猶存或可效卞和之獻

千丞相迁除啓

冊表激切夙懷知過之要黃閣深嚴莫遂趨承之便弥極湖風之息敢稽修敬之勤恭惟集官宰斗垂民乾坤廓量資五百年

名世之傑展九万里南溟之程經綸四海而無所不長酣醉千
変而未嘗或歪大節凜凜而可畏宏猷綽綽而有餘懷堯舜之
道以致君恥威文之爭而在己朝廷由之為輕重天下係之為
安危自登視席之尊益注楓宸之眷謀王体而断國論熙帝載
而代天工坐隆兵寢刑措之勲益致浴阜民安之效羣才登用
庶政修明一陶晏粲之期永輔盈成之業明良際遇載賡虞氏
之歌聖賢相逢願繼王褒之頌切念某材猶樗櫟景迫桑榆一
官奔走於塵勞七任沉迷於簿領退有帝號之迫進無左右之
容栖一嘆已之未逢落三古出而難合高山流水覓知音白
雪陽春終乗寡和幸遇大鈞之播物況開東閤以招賢既久嵇
於惓惓當不忘於操履願同涸轍願歸滄海之波迹類寒荄願
沐陽春之澤

干丞相傻官啓　滕子昭

懲瀸井而望蓬瀛變鴻滄浪之水乗浮槎而犯牛斗幸瞻上湘

之星歲三十年仰止之勤云數千里宗然之役既嵩逢先之區
敢修執難之誠恭惟某官名霸兩儀功存九廟德兼聖神之佐
李術帝王之師自秀齋而策名每愛君而愛國當先朝之極治
知黠虜之可虞時屬多艱天降大任起潛龍之會親扶日月
之光炎衣繡裳備三公之典策碧油紅旆騰上相之風採慶在
一人重增九鼎恭惟某官道兼文武身在安危回日御之冊中
幹斗樞而獨運已斷出左之有臂請梟表尚之頭顱思定中原
誓平狂寇奮身犯難櫛風沐雨者五年決勝運籌折衝執俘者
万計張尚父鷹揚之氣挫敵人虎噬之心若堂上之兵不與其
鋒則閫中之利已非我有頑猛虎在山之若此乃飛鴻導諸之
謂何爰命召公尚期疆理於南海降予伊尹又約左右於商王
其風倚門墻晚紫家陶冶假以兩路督軍之撽脫其一家垂死之
軀豈期流落之餘生復聽嵩歸之新詠屬以評居岩壑自遂然
塵憑竣之出無東原寓之氛見府婁郵肯借尚之於東家推字

侯扁更迷於前路用莫逸於台席結轉激於逢以暇唱海鶴之姿共覩風雲之會衛武公入相曽無錄竹之篇仲山甫永懷伯誦清風之句

千祀察察追索書跋略　　曆山

布衣命薄忘繡梓之群書絲擎咸行還青氈之舊物誰詰李孫之賞鑑親逢曽閔之真儒吾有二天公如十日切以万形有斃長存道義之名千古在前遊泯詩書之澤徽若書生之議論上關天運之文明秦火無遺不焚御府之六籍蜀堰巳毀尚留石室之九經未聞孔孟之徒不勝亞禹之焰造化以能為之主神明亦自有其人伏念某才愧雕龍字殊刻鵠諸老文章之印頗有傳承三代金石之碑亦嘗編集秦五窮之難迭儲万卷之蠹蟫忍尋活計於錐刀寧問生涯於府廪簡冊編竹以有益於國人書既同文願將傳之天下豈期拘用尤甚豺狼投捨三篋之盡亡彼得五車而自喜讀以金而不許毀於櫝則可要將為蟻蠹

之民持有逋逃之主仲塗即昌黎之集自知不免於貧唐僧失
蘭亭之文恐袍無涯之戚不逢大造何有餘生南山之判三傳
符澤之姦大窘溪除廉吏盗牛即日而來歸曾有表宋錫去踰
時而書得兩載懷亡弓之恨一朝喜失珠之還緬思西蜀之先
賢恐敬捨遺之有道物皆吐氣根無數千載之使君士盡懽顏
頻見千乃間之屢憂當月未酧於素志老天必啓其後人此蓋
伏遇與官草堂嫡孫闕里先賢襟懷洒落光風霽月之無塵志
處清明秋水長天之相映自攬轡登車之後有湖川獨航之心
正觀豈無謀謨孰若如晦之善斷慶曆固多按察獨称杜杞之
長才不惟山岳之動搖自齊乾坤之軒豁墨吏不变吳當受罰
於春秋文獻足徵宋或可言於殷礼凡一字一奪之際皆褒好
褒惡之公治鑑可垂之無窮儲家各傳之不朽幸斯文之未喪
知我其天喜吾道之將行必為命咸激辭深敢宣心長

干執政薦舉啓

闢黃扉而熙方類雖後陶甄拔華藻而被群材故名題品具輸悃欵登徹崇嚴切以國家端出治之原宰輔兼能之責入則

匪紳正笏日謁帝以進賢出則濡牘刻章歲限有而薦士維中外之同休共推揚之一心凡借齒牙立生羽翼曾謂螢照之賤安經草澤之前如其者材誤命苛地選族替弓冶論箕裘之緒鼎儀隆閥閱之傳顛躓窮途偃蹇半世原念登門之始敢冀家下搨之知時除秉鈞哀深陟岵適在幽隱之地莫逢造化之功墻角殘蔬自絕阿衡之鼎海隅嶔梗空聆傅說之舟繼請字民庶詔將毋逮甫成期之及會新遴選之職埽熟里居已更六載湯階原狀尚闕四章在行道以猶怜炯趁風之有觿求惟其官爽邦碩輔命世真儒嗣洪烈於阜鄉統正傳於洙泗建牙衛翰暫昀剖竹之勞推轂陝豪閫替核亭之志尚發鐵陋當辱記怜賜之傾盼之隆假以扶搖之便其謹當鏤膺載德銘已知恩是日崇墉獲廁登龍之列畢時大治願為附鳳之階

干上司公祝

長揆善名誤玷掌握之選遠方隨牒第深懷祿之情豈不堪捶揖於上官將以受約束於下執切以難莫雍乎使之為守能不能者皆自其人野王之請試長安辭恭而僅理案已盤根錯後別其器朝歌有意於除安蹇美爵不可為之蹊蹺用惟求於治劇雖事之繁簡或異亦材之大小不同其誤着青袍濫紆墨綬不能操刀使之製錦未嘗登車何以獲禽僅若洛山陽以尹澠孫焉可治郤昌而比豹虎為綢繆而結果徒奔走以抗塵河陽遷防一縣花潘安仁豈於微官而敢陋彭澤為五斗粟陶淵明或以小兒而見畫劉琰置之際未免解城之隘而退進之間或贊官長之焉誰為之地須出其門茲蓋伏遇某官氣蓋之浩然道識其大者振鵞鷺之翼而騫翔要路垂虹霓之光以滑凝清朝哉馬之維駒維騏維駱維駰周爰咨詢之間其棠之勿翦勿伐勿敗勿拜將形骸斷之恩賜環忝行補於公卿旌戴未忘於官屬某敢

不班揚明令敬服常箴進孝道以崇戴於鄉而奉法願寄其鄉
策獻梅花之賦敢期直道之抑誦木瓜之詩而望瓊瑤之報之資其
為於幷局既數陳

〔通啓〕

〔賀見〕謝見省官啓　　周元駒

執鞭而景慕子房懷景仰之誠通家之見孝儕宋家暖眼之顧
欲布腹心之蘊敢修尺之書某恭惟〔某官〕代宗儒三朝元老
尊主庇民之術本自得於詩書憂國愛民之忠獨上覩於日月
當二百載中天之運正一千年際會之期精神會聚於一堂樽
俎折衝於方里盡平艱難四夷之氣慨然洒歸九廟之心天之
降生是人夫豈苟而已矣道之將廢也命則可卷而懷之忍向
辨以取容寧避巡而遯去謗言而發陰織羅之易成斯文在茲
欲毀日而安可浮議不攻而自弭大節愈激而愈光身雖落於
江湖名益尊於星斗仰瞻光之以照祭見頭之章消謝俗起

於東山申倘暫蒞於南土五侯九伯已專鈇鉞之征一日乃幾
即正鈞衡之任伏念某材樵樕陋命以數奇師友漸摩初未能
半表豹之多宦游毀譽適已存三王尊之身幸郭以五十而逡
可耕況家藏二頃之田猶將以泰親之餘日退然投簪以自
娛若夫功名敢懷僥倖重念祈嚮之業罷貽貞復之羞宗緒已
衰雖謂繼孫之有後門牆在望自慚紹述之不孤惟盛德無涯
於古人而高誼見出於流俗處顧前人之好賜以恤存庶幾不
負之嗣永有依怙救今既私藏威尚激頒於寢味之間益謹深
綬之稱

賀貢路官啓

林琦甫

与我共理惟良二千石請賀天子得賢譽聲蔚而見在列云
十人復見黃侯之待士漫刺投于於無陽況幾乃哉於記曹撤
寡益無宗游揚丕已恭惟某官氣剛以直智遠而明聞高北斗之
一人榮推東方之千騎冊城朔月猶記乎六傳海浚山盡海濤

識清香凝於燕寢高眷失於餘案秋夜南樓興亦不淺運祈綠水人以為榮新成樂李之躋負荏桑梓之固非小雅明府之鑒識靜聽賤子之陳嗟今之貧為壯所按出門笑長安之半去國從太李之游十六年朝羞暮鹽獨無嫌於窮鬼五千卷搜勝經腹切有愧於古人已耳白屋之下流肯刈青袍之塵看帶寬洪慚於郗桂牽絲猶恃於宵瓜頤生難長母於隸胥之中念伯好韶忘於饒倖之後自悌伶於美餘誰肯冀其姓名茲幸承地主之恩遂獲造門生之列鼎薦之政可以比願事大夫之賢周孔之徒何其多敢為刺史之倿

謝覓教官啓　　唐清臣

威鳳景星已快争先之覩泰山北斗寧虧仰止之心久欲附驥之誠茲遂攀龍之願輒修尺牘聊敘寸悰切以傳道受業惟師化民成俗由乎季陶鈞成利而無先留瀆擇曲為道而材必中繩負非季指之宗爲異師儒之選招諸生而立其下僅賴衡

學取一人而拔其尤來歸教育其惟具官游資窮淵源之奧學舍尚
羽翼之師川媚山輝氣盛昳殘之美自光玉聚竟多絲繡之文
發藻賢關青錢中選章宸陛丹桂高攀黌宮淹貫會之談經會
進玉堂之視草光騰分野耀千里之文星發蒼蘊展布一城之
數兩行見綸言之武召美俗鄉校之以智者意徵遊衛陸杰
郡自書虎類狗之態無毀厖害變之謀鈐乃尚異於淘鎔繁鬻
猶資於鞭策與其進也庶銷學圃之心從而師之碩君報效之列

謁見縣官啓　崔嘗卿

百里字民以服神明之化一黌受弘未修弦誦之業兹執贄以
踵門敢因文而見意恭惟公官用儒飾吏以道君民謳譽乎前
聲迅學之風騰踏乎中原太平之日沖襟雅量馭方物而陛九
州筆陣詞壇掃千軍而流三峽才無施而不可治所至而有声
金馬玉堂需升華近銅章墨綬暫屈承宣惟同鄉遇擧之餘願
卑父循良之治公私兼富同以失珠而復還刑罰不施自可遷

琴而坐治四民咸樂於善政一同如在於春臺聞武城之絃歌
已遲賓縉紳商旅之寮爾行振祖風異般樂小儒羇寄隊末學
不譜農商工賈之業粗知求仁義礼樂之源既忝夫子之五車推
鮮弥若陵少陵之萬卷筆下愈難未能自致身於青雲何以慰
倚門之白髮人今其奔志乃益堅故欲見天下之英豪庶可卜終
身之窮達昨秋部封之內獲依師帥之賢念甄陶於雲泥終未
睽於山斗茲者不知其貧賤率然進拜於沈儀望元礼之龍門
獨高其令接許子將之月旦更在品題情深欲言搦管莫既

賀見縣丞啓　　黄子才

一寰同井毋隳壑癯之心九里衡河冺托枌榆之誼論文風佩
於循謳同風切景於執鞭寧許登龍敢希附驥其惟官山亭
流泒號國傳若藉七葉貂蟬之貴而自視歉然獨有川鄉經之
文而咸推作者監田松竹嘗助吟哦邑江山恭屬詞翰德音
里閈所居焉仰其仁人治表縉紳有識奉揚其善政四海鳴刻

万里鵬搏州縣之職豈足以徙旁公侯之後必膺將校之鐵方始
家傳豈在於須羸蘭玉一枝門大當容於駟馬無騫閥閱之體
鄉邦其遇合歷年服膺有日自惟於進於退屢勸公子謹之
迎仰期三沐三熏當效門人握衣之請敢修尺贄前表寸誠伏
望某屬念愚衷憐情悼孕某獨希敢伸毛搩之投積其解波俾
脫沙泥之死為幸多矣何日忘之

又代 通憲使交代啓

粉閣分官已昇漢於後塵憲臺牧刑乃重來而繼踵事緣舊
愧溢清流某惟某官奧學淵微英風戴振振元祐六家之烈想
喬木之猶存誦河東二臣之書信老生之宜矣早遊賢關壹級
召音見閱咸以於儀刑攻貪吏資於辞練初慮不以三六含易介
每從容於進退之間洲明無以五斗折腰自男決於歸來之賦
雖屢將於使指以翩請於直祠解組而歸大有光於吾道茲蒙
而出寧無意於斯人其氣柔從存申結紐奧好雖罷將餘焉之有

間索比年出處之畧同再[illegible]湘江[illegible]

邇公敢[illegible]於洪大分無竹馬之群迎[illegible]

從義公至若新見貧思若尚平之蘭之轡要人以[illegible]在之

規[illegible]覩[illegible]運陰言寧光

通帥府交代啓

張安國

五管職官已逭黜幽之典二湘謀帥又叨使過之恩豈為衣鉢之傳寔比衡劉之旨伏念某本身無術与世全疎宜其行於利害之途陸沉數諾誕之表巖戴從天國恩遣作州以五六月之間則為數千里之役精神耗於昏筋力斃於奔馳忽忽來固不免揶揄之鬼不賢猶獨祭何尋非之人豈無一頃之可耕況復双親之既老方快喜聲之適忽圖賜復之榮非命而行殺辭不獲茲者伏遇某官安節聖遣道寬民弛命蕩逢來迫立風塵之表决女美淮四横馳翰墨之場比收一笑之功家珍穗梁之冠雖在八公以為餘事於寬上之所息安守蹊而石脩

當呈冊而受立即以所臨之邑昇昇之政多之諸生其敢不括
守規模益思策厉老吾老幼吾幼潔斷錫福之私步亦步趨亦
趨雖望絕塵之嘆

通州君交代啓

遊閱中禁珍稔鎖近衛朝漢初班已著緇縱之賀臣言滋禮今行聘
挺沛之臨欽願先聲章甄下悃其惟其信保文華民謂慈悌慈
涯為朝着　聞戚比化儒於之領袖數敢振發皇猶從容之深
肝外踐更以被宿衛之眷推武陵之望郡本湖右之要衝今俗
銷臨宣黎老遐邇欽流信化頎曾勤入座之宗論英傑我將侍於
重之深遂其偶吹竹符其慨揚獄遐嶽仰門闕望貴識於記史聰過
道左行賛真於邦人

府判交代啓　晁補之

隊恩外補承之後望淮泉義之表勸礦趨風而自慶恭以某官
風猷暢然議獨得入今名行已不撓而衆推居官所至而民願當寵

賂爵猶屈佐藩維誥府實慊自恰孥子宴寓至與陪尭彩談於中欲非所宜
固承討旨於宴間詰其私使企書雲而離奇于諧均以良難行
諾門尚祖類非亂所倫耳會悃愊奚辭

教授交代啓　　何道夫

師帶不講效賢以勤衡兢畢肯來為文明之一出士知歸向
道有宗師恭惟某官與學心傳美才天賦究本不獨取之
於鑒寶之勤堅天委諸實積之於造次起居之際無沉於造化
付迷途於功名爲學燃爾豈宜獨後鶴書蕤召行塚超于曾是
矜官定非以討其承顛惟舊托契究深荷陸氏庭宴奈哲兄之
門下讀何芳賦嘗參于於卷中隶茲謝家之交求以璽充之
好自閒除目即欲引歸以日月之少差於簡書之弗暇致煩家
食坐閱歲時竟家貧夫亡恥之污咎君照君子雖進之高誼何
以見賓衛之士但切懷惶緩而游歇向之間未終斥責

推官交代啓

撰辭咨路獨啓循盡之數閘遽遲方欲盲續貂之技退循綿力仰愧更齊伏惟某官德宇凝溫風猷疑遠際朗以孔允惟誠懿之英爾上以忠獨偉公車之奏存術從於簿領一未逞於緒餘望高淵以淮塞不幾乎戍亂雍辭於幕府固匪甚宜行被嚴隱之文學犢風傳之翼其貽於與食與此叨恩常恨暮來夫桃李成蹊之後敢爲卓計有管朔代遷之榮雖違武之難能豈求交之易遇汗顏自因質衛斷鼻之神前事可師旋觀代斫之則

將吳交代啓

東海之洋十連經數皇星之睹十日爭先某屬試錦之多傷獨辛伐何之末遠共惟某官忠純許國宜弟宜民雖足已超許追驟於十駕豹章某府尚窺見於一班眷言淮海之邦久屈雲霄之步盍歸帝所用副師言毋說紹塵莫繼大賢之躅須辭孝歲敢忘後事之師

主簿交代啓

聲迹相聞未嘗半百朝夕顧問常勞可以效何從傍之多遂有
交承之起恭準具官佛林家孝友孫祖風譜鄉黨貴於官評最並
聲於仕路君周旨請川路之戰爲後於人子亦有高賢之途
背申洗始以報三年之政豈容百里之留果爾在宗盟獲同識
幽同宰牽絲之始輕爲佩印之交願行李之敢遲恐瓜之願
代曰未見上尚期慎盡以相忘脫而視之猶喜伐柯之不遠

縣尉交代啓

權若平生心服未忘於傾盡托識不朽情親將遂於交符深慶
備戰以務賢行聽先聲而蒙略敢哉定天廣用展寸誠恭惟某官
江左傳芳武夷序秀談經奪席懷卑一鳴三萬卷於胸中發策決
科奏鎔五十縱於筆下優被楓宸之知遂早鶯遷之寵盛
季術嘉禾於家傳學亦明於吏治未展經綸之略來司簿領
之雅性宏材不特次於故同列共欣於得助愈尊敬服於高風
貽韻攝於威名文乞權以指日願觀於德化雖曰南昌之仙吏定

溪西掖之詞臣荷聯詔除入躋禁近其荆楚冷族遂是丈懷德鈞
踏踐之餘尚得叨塵於什祿二載坐靡於歲月一毫無補於主
仍豈期爵位之先遂有子孫之數奮履勸有效於後而辭於
雖責於吏張行號令之儀無權儀備之職咸州縣之司
兀以與叢而欲還致星言夙駕之寄惟疾驅之是務於任一念臨
庫戒嚴嚴顧謂因民之宜民副是旅之眷

回啓

赴任上王郡啓　　趙宗文

四方崇偉念懸岩而宜家遂一官允敢擅筆賜褒以祭端名奇走洽
報達墓若著於幕府載道未路足歷門生恭惟其官道難恭享
体包坤厚問萬事而必理困有一毫貫四時而不用人如齊宗
會精神於同源侍寫實於登興癈發上星夜內保宣漢庭之議壁
風雅印綬以揚異部之威陳方匪治之許政宣公論之圖任見際
霽雨猶潤甘棠化美民於諸生雖有齊於宮容庭明毛於三代
終無易於主湯何興縣絲節即登廊廟其小練翰墨長困塵埃頃

前輩之風流自斷恰然謂名臣之勳業殆若神人故參總錦之臺安祿素蓄壞之計敢擬除遇獲在按臨人有一大倍寵眄豫之寧河潤九里坐期枯槁之蘇以紀且穀數係之暇願保和於六氣以來祉於百神

赴任上安撫參政啓　　劉[illegible]文

仰盛德之門墻久切依懷之庇分列府之符竹獲依節制之尊撫存郡以知榮顧明榆而增愧恭惟某官德格上帝道覺斯民有經緯天地之文足以藻飾於百度有折衝樽俎之武足以鎮撫於四夷出逢千載之宸自結九重之眷向收還於威柄首登用於真儒若發於一日之中躋方俗於三天之上功既高而思治於身雖退而道無光說以論翩翩魚何傷於日月孤忠挺二自不改於松筠益隆君右之瞻人欽搢紳之望方聖主興賢嚮之數而國僕有袞之歸期公合起於東山申伯尚分於南服某僕九伯暫專鈇鉞之征一日万機即上均衡之任伏念某夙資

固陋賦分羈單少學壯行無意事功之自見材疎智短終無尺寸之可書幸逃曠敗之誅更冒超陞之寵一麾出守斷非其理之良十國為連責有於身之所偶承官之已及成期即展綬以之官將扣閽而假道望霽數拔行趨太府之風側揖儒墨敢負小夫之債

赴任上太守啓　孫賁老

雅門天資久馳翊望之心慕府無留用故注金泥之迹恭惟都會碟眉名能何自庸虛害陪參佐恭惟某官器識經濟道休中和出處泰亨之衢望擁萬妙之策識學專漢動列宿之寒芒化治周圻流洪河之靈潤相時傳部寔首建安亂臨雒負於壯圖坐鎮畢光於遂俗毫毛倪相憂撫邦本之既成朝廟所須勳業陰之徒在其才殊無從志苟好修不覺固陋之資時託僕奴之德倚王侯之重運依水以其舉事南陽之賢良泳川而何幸方陪精以問道即摳衣而造席欲成依司徵或徑於毫髮又恭奉承遊

蓋大瑕疵須謀策深古言莫既

赴任与通判啓　　馬子才

叨奉宸恩，獲承郡寄。湖山千里，斷非共理之良；民社一邦，乃結同僚之契。尚傒瓜時之幾，遽先簪佩之聘。伏惟某官，上知賓濟，中庸為德，斈既優於撫，仕優亦茂於發書，旋辟出游之榮，更修題輿之能，其很由令使，邁與分符之慶，浮食之譏，敢意餘光之托，請推於善，啓既數曾

赴任通判啓　　林儀卿

斈業同門，嘗服同寅之義；行官游有地，將親鄭老之襟，期若非舊緣，曷為交際。恭惟某官，言到聖處，文有古風，比海之寶勳懸，嘗君看獅湖蘭名之上，長途而螭騁，無復顧駑駘務揉之間，吾道得其主張，多士有所矜式，孰謂廣文先生之官，冷自許必室山人之賢，尚時闘學以排盛齊，當實受太守之薦，上玉堂而有日，非吳分劒，答之辟其範，不若何斈非得已，于宰之邑，可使之宰宰宰子孝

之誠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顧聞救失之教其為欣慕曷罄敷揚

林肯廬

赴任上判官啓

儀盡如故豈啻五里之亭豪賛勿叙厚在十室之邑猶知文明之同好謙屑伯世之有緣恭惟某官淵量沖凝智宇峻嶷家學本儒林之傳授鄉評尚敦俗之品題棠影清風參大府華堂之掾塵花綠水獨參紅幕之賓每獲參容主論事之籤冒禍略涉占位之筆政右騰遜筆最居先三年然後有成雖區區勞州縣之職猶公難能引類當異衰衰從薦省之登荐世事茫然官情聊尔老成長途之奔走行依廈屋之餘廕臭味既同請結蘭金之好嘗有疾願聞藥石之言欣抃何多敷陳曷既

王清仲

赴任上推官啓

姬宗奕煒仰瞻鴻業之餘儀幕府容喜見芙蓉之設豈為際遇行家趨承敬奉大書政通米稀恭惟某官銀漢景潤玉牒聯輝江夏之路而河間之賢宋處之忠而東平之善繼千年而一用

黜陟[illegible]鳳五色而[illegible]二之

匡臣方發軔於華途姑借才於從事登揆因洪漱波夜以清談狂務才高致軔來之爽氣即傳鳶剡紛聞宸旒鑿冰二千喬鵬程於顛勃去天尺五隸仙籍於蓬萊其鉛刀敢儒其裘未孚分隨太史牛馬走之賤濫登正元龍虎榜之科初試尉曹未閑吏事客有面墻之患動多擿埴之虞所賴依仁少稍贖戢何其幸也獲披宿霧於公堂必有甚焉頑借餘波於君地

赴任上知縣啓　高子美

考謨為天下之最夙仰聲猷君邦事大夫之賢將諧志願企琴堂而遡德和記室以修誠隆寒正迈於窮冬碩哲宜膺於備福恭惟某官清規映古大雅不群孝通四部之書才霧万人之傑儒林相爀青雲得路於妙年仕籍輝華綵攓收功於不日欲展經綸之業先揚窔奥之能豈惟循吏之称追蹤史傳自是即僖之宰上應列星別聽龍除亟臻華要犬小講閲商謟之久偶叨佐

理之聯願從政之惟新未諳施設須傾蓋之如故固可師承行
且圖之何其幸也望覆庇覬傾心尤勤尚保綏於天和以增重
於民社自餘須祝罔既數宣

赴任与丞啓

仰止士林之望識面無由居然官牒之同論交有自來人力致
得我心期恭惟某官德宇粹美文華炳蔚駕車熟路知最業之
方興發刃新硎昔奇材之未試過麦千金之重退潛百里之間
羨竹湿蘭碩芳馨之莫掩老拥脩竹聊嘯詠以自怡時方急賢
日冀異寵某猥承銅墨獲並因堪當階道之末闕邊移書而下
及珠玉在側敢逃形穢之譏松栢後凋徒覬歲寒之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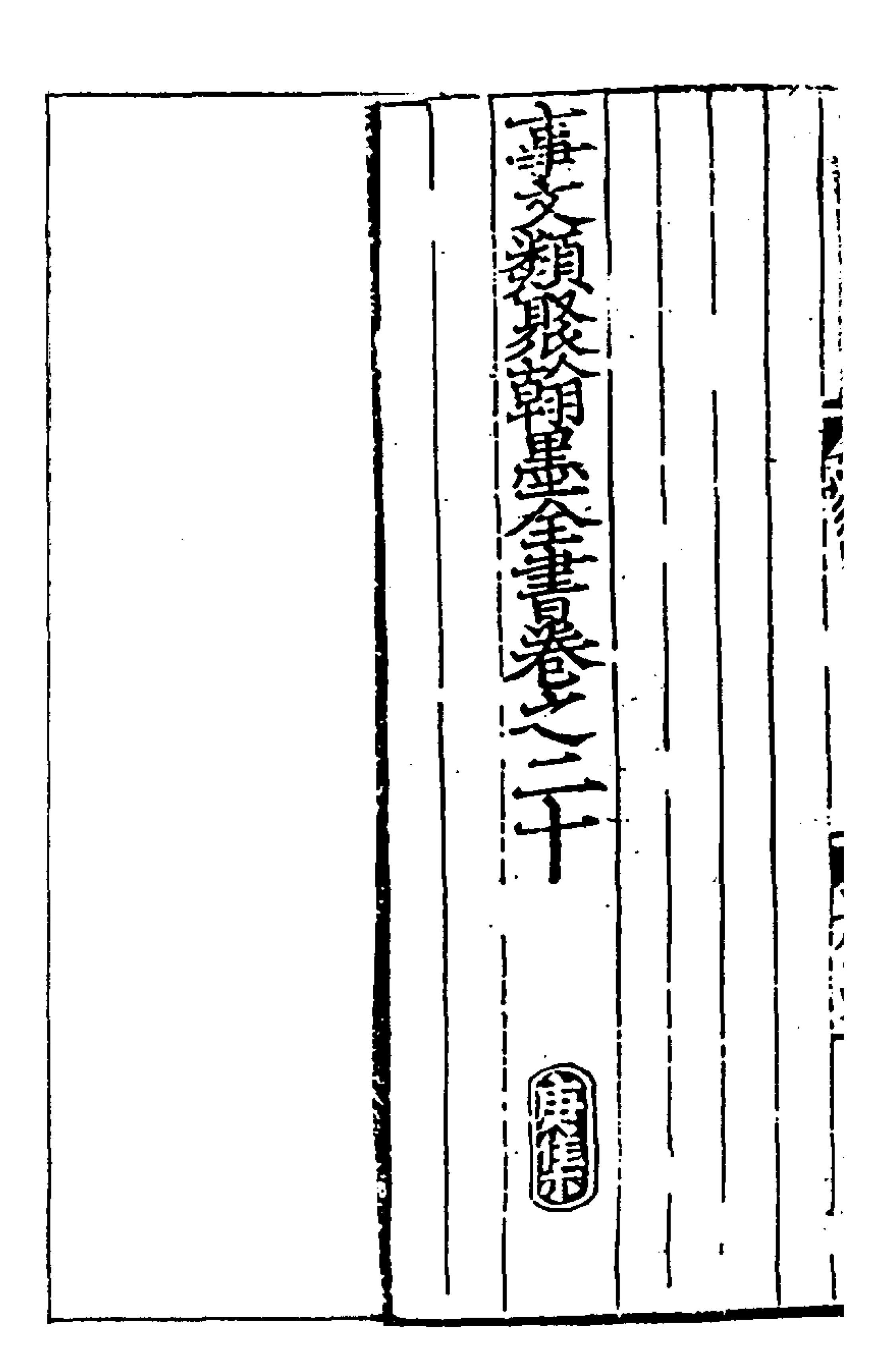
赴任与簿啓

落魄一官雖為令也而無喜色會緣某事未見君子而有憂心
敬修咫尺之儀先致寒暄之問恭惟某官識度儒雅襟懷豐美
揚歷儒寺之林振步官游之路至如藉甚主簿或謂其徒讀卜

年之書宜願識韓荊州亦有弗羨万戶侯之與茂叔從此而大
官哉可卜而來姑須經濟之才暫試勾稽之任區區州縣之職
固非為大賢之容袞袞其首之登當不在諸公之後乃符分銅
懸聊欲縱歌將同賽家之明複講詩書之好鸞鳳而栖枳棘君
豈為雋鶚之知舊鹿以豐庖廚我未能劉虎之化願言承教敢
不尽心

赴任与尉啓

關為一鄉夙有桑梓之敬肅分百里頑同桃李之盟喜其可知
幸則如此恭惟某官清襟映俗懿義軼群黨閒高月旦之評人
物想風標之異富貴可以必至事業盖其有餘來游宦職之場
姑試神仙之吏空冀北之野正騏驥長鳴之秋祝伊闕之雛鴈
鸂鶒雙飛之瑞行矣致到壯哉自期某祿以為親仕不擇地適
及瓜之可往顧行李之未藏少馳單騎之駈先奉雙魚之問傾
盖如故將諧識面之求同官為僚喜結盡心之好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二十